



傷寒論特解

四

武  
307  
4



門中武  
番 307  
卷 4

傷寒論特解卷之四下

大日本 安藝 靜齋齋先生著

門人 尾張 淺野徽元甫 補註

弟子 富田肥大順 校正

大陽病篇第四下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沈、名曰結胸也、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沈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補結胸證  
因大陽病

傷寒論卷之四下  
誤下而來本編論之審矣而此章不舉冒首不  
論證因突然云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沈者不足  
取假令欲據此章而施治法何以知陰陽表裏  
而得下手乎其義不備如此且臟結以臟論證  
以三部論脈皆非本編之例也

臟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  
者不可攻也補此章所舉既是陰證則其人靜  
是常已而云反者為不通且何攻

有之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  
而反下之因作痞也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  
早故也補本編以三陽三陰分病道之陰陽故  
病發於陰而下之則豈但作痞乎其入

將弊也此以風寒榮衛分  
陰陽故議論不合如此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

丸補論證不  
真不足取

### 大陷胸丸方

大黃

半斤

葶藶

半升

芒硝

半升

杏仁

半升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  
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  
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  
下為效禁如藥法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補右二章論證不具不足取

大陽病脈浮而動數是舉大陽病為結胸之病因以明其地位也結胸證之地

位與大柴胡湯證同其地位也云脈浮而動數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者是舉有表證又以熱之故表水騷擾又內有胃實者也脈浮而動數者一以浮為有表證而以動數為表水騷擾也一以浮而動數為表水騷擾也

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此十六字與下文不關涉為誤文當刪去也頭痛發熱

以為表證一以為內有胃實之所微盜汗出是內實之為也凡此脈證皆涉二途者也

而反惡寒者頭痛發熱盜汗出者是內實之證也而脈浮而動數者為表水騷

擾此二者雖有表裏而皆非大陽表證則固當無惡寒者也乃今既有此證而又加惡寒者大陽表證也故云而云表未解也言脈既浮而又有惡寒反以明此義也

觀之則是表證未解也而其頭痛發熱亦是為表證之頭痛發熱則微盜汗出者內亦別有胃實之證也其脈動數者又別有表水騷擾之證也而微盜汗出者大抵為胃中下部有實痲也今脈浮而動數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惡寒者是表證未解也當須與麻黃湯以解其表證然後觀其後證以治其盜汗也服麻黃湯脈浮動數皆罷頭痛發熱惡寒又已去仍微盜汗出而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利者是為痲實在下部茵陳蒿湯之所主也是為表證裏證各別為病者也若服麻黃湯脈浮動數惡寒皆罷仍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更見柴胡一證者仍是前之大陽證而非更別有內證者也此大柴胡湯之醫反下之表證未所主也而為結胸證之地也

之為逆其熱動數變遲表水騷擾者本因其表熱必內攻者也動數變遲所致也今其熱內入故表

水騷擾又罷於此前微盜汗出者今乃見其本脈遲也而脈遲者此胃中有實之候也

拒痛表熱內入以上攻膈內也是明結胸病因胃

中空虛客氣動膈是下之之後法語也凡法語者明其病因而也短氣躁

煩心中懊憹是即法語之見證也言醫既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其見證必致短

氣躁煩心中懊憹也是亦明結胸病因陽氣謂表

之一途也又有梔子豉湯之疑途也

內陷謂以下之之故其內空虛表陽之氣內陷也而陽氣內陷必心下因鞅則為結胸大陷胸湯

主之是以下承上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也一以承次之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

懊憹也其義猶云地大陽病脈浮而動數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而醫反下之脈

浮乃罷動數變遲膈內拒痛仍頭痛發熱微盜汗出往來寒熱而嘔者是表熱攻其裏也動數變遲

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者是內有實也膈內拒痛而喜嘔者其熱上攻心下胸脇也大柴胡湯之所主

也若醫下之之後脈浮乃罷頭痛發熱惡寒皆罷動數變遲膈內拒痛微盜汗出者此內有實也膈

內拒痛者其熱入裏上攻也既已其內有實熱亦入裏上攻又以以下之之故其內空虛以然之故其

所外張之陽氣內陷於空虛之地以聚於心下表水又隨陽氣入是內已有實其熱又上攻陽氣又

陷而聚於心下故表水隨陽氣而聚於心下者會其內實與上攻之熱心下以此為因而鞅則為結

胸其證必但頭汗出一身熱熱如有汗或微盜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又猶云大陽病脈浮而動數

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而醫反下之脈浮乃罷頭痛發熱惡寒及微盜汗又亦

皆罷以下之之故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其見證以致短氣躁煩心中懊憹是梔子豉湯之所主也若醫反下之脈浮乃罷惡寒又罷仍頭痛發熱微盜汗出以下之之故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其見證以致短氣躁煩心中懊憹又以其內空虛之故其所外張之陽氣內陷於空虛之地以聚於心下於是表水亦隨陽氣而聚於心下乃與客氣動膈者相會而心下以此為因而為鞭則為結胸其證必頭汗出一身熱熱如有汗或微盜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也若不結胸此承上之而言之也脈動數者或變遲或變沈也而無有沈緊之脈也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

**汗劑頸而還**是舉茵陳蒿湯之證以明大陷胸湯也茵陳蒿湯之證則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是茵陳蒿湯之異大

**小便不利**是亦明大陷胸湯之別

也茵陳蒿湯之證其證在下部而及其上者也而小便不利是其常也大陷胸湯之證其證在心下而及其下部者也故時亦有小

**身必發黃也**必者期八九之辭也是明茵陳蒿湯之證本由濕熱在裏與大陷胸湯表熱入裏而結胸者其病因大別也猶云大陽病脈浮而動數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醫下之脈浮乃罷惡寒又罷仍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是其始證外有表證內有濕熱內外為兩證但以內有此濕熱之故其表證與濕熱相搏欲解而不能解也而今以下之之故表證得解而濕熱發其本證故此證雖下之而非逆也茵陳蒿湯主之也此證總而論之則言大陽病脈浮而動數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此外有表證內亦別有胃實也當先解其表故先與麻黃湯以解其表證然後觀其後證以治其盜汗也若服麻黃湯脈浮動數惡寒皆罷仍頭

痛發熱微頭汗出而往來寒熱或嘔者仍是前之大陽證非更別有內證者大柴胡湯主之也而是與大陷胸湯結胸之證為同一地位也若此大陽病脈浮而動數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其表未解而醫反下之此為逆治也於是其熱入裏脈浮乃罷動數變遲膈內拒痛仍頭痛發熱微盜汗出往來寒熱而嘔者先與小柴胡湯後大柴胡湯主之也若醫下之之後表熱入裏脈浮乃罷動數變遲膈內拒痛陽氣內陷痛發熱惡寒皆罷動數變遲膈內拒痛汗出一身繫繫心下因下之則為結胸其證必但頭汗出一身繫繫如汗有汗或微盜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也若醫下之後脈浮乃罷頭痛發熱惡寒及微盜汗又亦皆罷以下之之故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其見證以致短氣躁煩心中懊懣此為陽虛梔子豉湯主之也若醫下之後脈浮乃罷惡寒又罷仍頭痛發熱微盜汗出以下之之故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其見證以致短氣躁煩心中懊懣陽氣內陷心下因下之則為結胸其證必但頭汗出一身繫繫如有汗或微盜汗出或小便不利者大陷胸湯主之也

大陷胸湯方

大黃 六兩

芒硝 一升

甘遂 一錢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煮一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傷寒六七日

是舉傷寒一且忽見結胸證者以反前章以漸見結胸證者也前章明結

胸證之正因而此章以明急猝成結胸證也其意以明雖以熱實成此結胸而猶是水結在心胸之下也云傷寒六七日者以明表證仍方熾盛而其病仍在大小柴胡之地也結胸熱實脈沈而緊脈沈而緊者言按其脈而大總之則是沈也而切審而按之則乃緊也結胸之

故其脈即沈也熱實之故其脈乃緊也故云脈沈而緊者以明其似陰證者也云結胸熱實者以明仍是陽病

**心下痛按之石鞭者**

證以明陽病熱實之實證也

若其陰證則非但其脈沈微而已其心下及腹候皆濡而無力者也又非痛且石鞭者也凡結胸之脈非獨沈緊而必沈微沈結者也而此章必與血證相混難辨者也云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沈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鞭者言傷寒六七日表證仍方熾盛者是在大小柴胡之地位而一旦表證皆入裏其脈沈而緊醫皆以為陰證而大遽惶之以為不可救者然此脈沈而緊者非復陰證是結胸熱實而陽病實證者也何以知是結胸實證以心下痛按之石鞭者乃知結胸熱實之所致也故曰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沈而緊也其所以知結胸熱實者以其證心下痛按之石鞭者也

**陷胸湯主之**

疑惑於陰證者也而心下痛按之石

鞭者是陽病實證而無疑於結胸者故云大陷胸湯主之也若脈沈而微細按其心下及腹候皆濡而無力又且無劇痛者是必有陰證者也當審其證以處其方也凡此結胸證其疑途有三焉其一則血證也其一則瘀熱在裏也其一則陰證也是言傷寒六七日表熱方熾盛者表證仍在而其脈一且忽微而沈心下痛少腹鞭滿小便不利者是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也若傷寒六七日表熱方熾盛者表證仍在而其脈一且忽微而沈其人發狂少腹鞭滿小便自利者此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也若傷寒表熱方熾盛者表證仍在而其脈一且忽沈結其證心下痛少腹鞭小便利但頭汗一出若傷寒表熱方熾盛者表證仍在而其脈一且忽沈結少腹鞭小便利但頭汗出餘處無汗者此為痲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也若傷寒六七日表熱方熾盛者其表證如解而不解其證皆入裏其脈一且忽沈而微按心下及其腹部



皆濡而無力，又且無劇痛者，此為有陰證，當審其證，然後以處其方，不可輕攻之也。若傷寒六七日，表熱方熾，盛者其表證一旦忽沈，而緊醫皆以為陰證，可畏皆入裏，其脈一旦忽沈，而緊醫皆以為陰證，可畏者，然是大不然也。是陽病實證，而結胸者，何以知之？其脈沈者，以實結心胸之下也。其脈緊者，以其熱實於其裏也。故其脈沈而緊，其證又心下痛，按之石鞮者，是結胸證也。大陷胸湯主之也。

傷寒十餘日

是舉傷寒十餘日，表證在，其裏已罷，其病仍未解，而有身熱，猶未了了，似是裏有熱結者，不可的然名狀者，以明大柴胡大陷胸二湯之疑似也。云傷寒十餘日者，以明表證在，其裏已罷，其病仍未解，而有身熱，猶未了了者，雖不見裏有熱結，而疑是熱結在裏之故，其證如此也。故下云熱結在裏，是大柴胡湯往來寒熱之法，結在裏也。熱結在裏，語也。凡用法語者，以其證不可見者，姑以為可見者而定其證者也。是傷寒十餘日始無表證，其病仍未解，而有身熱，猶未了了。

者，雖不見熱結在裏，疑是熱結在裏之所致也。復往來寒熱者，云復者，以已罷，今亦往來寒熱者，的然知是熱結果在裏者，也。既往來寒熱，而熱結在裏，是大柴胡湯之證也。與大柴胡湯，凡云與者，姑與此湯，以觀其後證如何也。而今與大柴胡湯者，是傷寒十餘日始無表證，其病仍未解，而有身熱，猶未了了者，是本有大柴胡大陷胸二湯之疑途者也。今但以有往來寒熱之一證，定以為熱結在裏，而與大柴胡湯也。然但有往來寒熱之一證，未可的定以爲大柴胡湯之確證也。且大陷胸湯結胸之證，亦與胃中相關涉，則未可謂必無往來寒熱之證，故今姑與大柴胡湯，以觀其後證如何也。若與大柴胡湯之後，仍往來寒熱，又更見胸脇滿證，則是然大柴胡湯之證也。若與大柴胡湯之後，仍往來寒熱，而心下鞮，頭微汗出者，雖云往來寒熱，猶是大陷胸湯之證也。故不云大柴胡湯主之，而云與大柴胡湯，以明此義也。是明大柴胡湯之證，而有

傷寒論特解 卷之四下 七 推補

大陷胸湯證之疑途者也。但結胸無大熱者。

云但者謂無往來寒熱者也。結胸謂

心下鞭滿按之痛者也。無大熱者謂表無翕翕之發熱也。但有身熱者也。

此為水結在

胸脇也。

非結胸本證而亦為結胸之一證也。故云。此為水結在胸脇者言但結胸無大熱者今審其病證既是不似裏有熱結者然今為結胸則是非

熱實結胸是雖不見水結胸脇而於法為水結胸脇是水實結胸也云在者以明表證雖欲去而以

此水結胸脇之故不能去也但去水結胸脇者則表證隨之自去也又連胸脇言之者以明亦有大

柴胡湯之證也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者言傷寒十餘日表證荏苒已罷其病仍未解

有身熱猶未了了但結胸無大熱者既審其病證不似裏有熱結者然今為結胸則是雖不見水結

胸脇而於法為水結胸脇也是雖非結胸本證而亦是為結胸之一證先與大陷胸湯以去此水結

在胸脇者則餘證隨之自去也然但見結胸一證而已更無有餘證之可驗故先少與大陷胸湯

以觀其後證如何也若與大陷胸湯之後胸脇苦滿寒熱往來者是非水實結胸即熱結在裏者也

大柴胡湯主之也是明大陷胸湯之證而有水實結胸之疑證者也是非大陷胸湯之本證即大陷

胸湯權用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是舉大

之的證也云但者謂既無往來寒熱又無水結胸脇之證者也言傷寒十餘日表證荏苒已罷其病

仍未解有身熱猶未了了但結胸無大熱而頭微汗出者是結胸之證悉具是大陷胸湯正用之的

證也總而論之是言傷寒十餘日表證荏苒已罷其病仍未解有身熱猶未了了者疑是熱結在裏

既果復往來寒熱之一證故權與大柴胡湯以觀其後見往來寒熱之一證故權與大柴胡湯以觀其後

證何如也若服大柴胡湯後往來寒熱仍未罷尋而心下痛按之鞭滿者此為結胸證雖有往來

尋而心下痛按之鞭滿者此為結胸證雖有往來

寒熱是大陷胸湯主之也，傷寒十餘日，表證在背，已罷，其病仍未解而不了了，但結胸無大熱者，又不往來寒熱者，是雖不見水結胸脇，而是於法為水結在胸脇，即水實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若但心下鞭而不痛，無大熱，胸脇苦滿，而又往來寒熱者，是非復結胸，是為柴胡證，已具於法，當先與大柴胡湯也。服湯罷，心下劇痛者，此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也。傷寒十餘日，表證在背，已罷，其病仍未解，有身熱，猶未了了，但結胸頭微汗出者，此為結胸，證具，大陷胸湯主之也。

**補**右正文三章，始一章舉表證仍在，誤下，而為結胸者，與為身黃者，以明辨結胸證之本因也。第二章舉不經誤下，而直為結胸者，以明辨結胸之地位也。終一章舉熱結在裏者，與水結在胸脇者，又舉頭微汗出者，以委曲明辨結胸之證也。

**大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 是舉大陽病發病之時，既伏大陷胸湯之證，而

未發見者，以辨明大柴胡大承氣二湯之疑惑也。是與上傷寒六七日及十餘日章，表熱入裏，以成結胸者不同。此章所舉者，舉其發病之時，表證與內之結胸證併起者也。大抵與大陷胸湯首章大陽病脈浮而動數者，同其初起也。而其所異者，彼首章所舉者，其初起之時，既見胃中有病證，而此章所舉者，其證皆伏，而不發見者也。是其異也。醫見大陽病，但有其表證，以為是單表證，故一發其汗，以解其表，既一發其汗，而表證仍未解，此非表證不解，但以內伏胃中之證，猶未發見，故醫又以為不能解也。而其胃中之證，猶未發見，故醫又以為單表之證，但發其汗之未徹，故使此表證不解也。故重發其汗也。既重發其汗，而表證仍未解，其胃中之伏證，猶未發見，於是醫又以為此表證不解者，是又非復表證不解，此必內有柴胡熱結之類證也。故表證欲解而不能解也。故又復與之以柴胡類，以下其熱也。既單下其熱，而不能及，熱與水之結，故雖下之，猶未能治其證，此乃傍治也。又本

伏胃中虛弱之證而令復下之是助其虛弱不大

便五六日愈旺胃氣不能運攝其內故致不大便

也此不大便五六日承復下之者以明舌上燥

而渴以別嘔而渴者大柴胡湯之證也舌上燥而

湯為主證故先舉之也凡大柴胡之證嘔而渴者

是主胃而波及於心下者也大陷胸湯之證舌上

燥而渴者是以心下為主證而波及於胃中者也

凡實熱之證必舌上黃白胎而渴者也水熱集結

於心下之證舌上乾燥而渴者也凡胃實大承氣

證舌上黃白胎而不渴口燥咽乾也是其別也

日晡所小有潮熱是以辭之序言之則當在上之

以其為波及之證也云小有潮熱者以大陷胸湯

之證胃中亦小不平有事也然非復主證也若在

大柴胡承氣湯則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

近者其虛弱陽氣不張客邪相持遂致此從心下

至少腹鞭滿而大陷胸湯主之凡云主之者皆的

證以復下之致此不大便之證也既雖致此不大

便五六日之證而其日晡之潮熱小小有之是非

大承氣大柴胡湯之證者的然也又舌上乾燥而

渴及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是大陷

胸湯之主證的然故云主之也言大陽病發病之

時醫但見其表證而不知其有伏證故一發其汗

以解其表證而表證仍不解醫猶不知其有伏證

以為是發汗之不徹故使表不解故重發其汗而

表證仍不解醫雖不見其有伏證以其不解之故

以為是其熱入裏故表證雖欲解而不能解也今

下之則其表證必自解故復下之也醫既下之

而其病不解反致此不大便也是以何之故本有

易經論命守身 卷之四 大陽篇 十一 拙者齋

胃中虛弱之伏證而今復下之以更助其虛弱故胃氣不能運攝於其內故致此不大便也既已不大便五六日則日晡所當大有潮熱而今不然舌上乾燥而渴此為主證而日晡所之潮熱小小有之此其主證在心下而及胃中者也又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本有胃中虛弱之伏證而今復下之以激其虛弱陽氣不張客邪相持以致此鞭滿而痛不可近者是結胸的證也大陷胸湯主之也若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嘔而渴舌上胎日晡所劇有潮熱腹中痛者是大柴胡湯之證也若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日晡所劇有潮熱口燥咽乾舌上胎不嘔不渴但腹滿者是大承氣湯之證也

凡大柴胡湯大承氣湯大陷胸湯三者其地位皆同而其病因則各自不同也若其證則皆疑似者也若其地位雖則皆同而亦各有其異也以何別之曰大柴胡湯之地位在胃中而上及心下胸脇

者也大承氣湯之地位正在胃中者也大陷胸湯之地位亦在胃中而上及心下及少腹者也是三湯地位之別也若其病因則各不同以何別之曰大柴胡湯之病因以熱實為主而其胃中見實物則其傍證也是為胃中實強而實證病也大承氣湯之病因以胃中有實物為主而其有熱實則其傍證也亦為胃中實強而實證病也大陷胸湯之病因本是胃中虛弱而有其邪客氣主於內而熱與水結而在胃中也是陽病實病而胃中有虛邪者也故大陷胸湯之證雖復一時熱實結胸而必熱與水併者也若其胃中有實物則其傍證也此三湯病因之別也然大陷胸湯之胃中有虛邪特是陽證實病中之虛邪而與陰證虛寒之病大不同也故雖云有虛邪猶是實證病也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凡小者對大之名也不對大而云小者未聞之今有大陷胸湯而無大

傷寒論牛解 卷之四下 抑者

結胸故小陷胸湯可言而小結胸不可言也且病有大小而證無大小何則病之大小素有定分證之劇易不可定故言輕重而不言大小也而結胸者傷寒病中之一證而非建為一病者可見名且不正其餘不足取

小陷胸湯方

黃連

一兩

半夏

半升

枳實

大者一箇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枳實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大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

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補脈微弱者陰證也

故云本有寒也反下之是陰證而下之故云反也既云反下之又云作結胸者上下矛盾也何則結胸者熱實證也未有陰證下之而變作熱實證者也

大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脈

浮者必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

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沈緊者必欲嘔脈

沈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

補凡醫療之法先問聞而

後診脈以斷陰陽表裏而處治法者醫之大經大法也何則證多變候脈有定法惡寒發熱身體疼痛而脈浮者大陽病也證雖同而脈沈則少陰病也故先舉證而合之於脈而後斷治法

者古之道也而今此章以脈斷證者倒行逆施潰亂醫法為甚也學者察焉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濕之若灌之其

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

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寒實

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補此章以冷水濕灌病人水寒閉皮膚表邪鬱

為熱則當治以溫散也今以利水為主劑者為

證治不對也且以水濕灌何等狂妄不可解也

又寒實結胸不接上文但似謂所濕灌之水寒

停中心胸也然本編有水結在胸脇而未聞有寒

實結胸也且小陷胸湯有黃連白散有巴豆寒

熱混淆杜撰甚矣

文蛤散方

文蛤五兩

右一味為散以沸湯和一方寸七服湯用五合

白散方

桔梗三分

貝母三分

芭豆一分

右三味為散內芭豆更於臼中杵之以白飲和

服強人半錢七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

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

杯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若以水澀之洗之益令熱劫不得出當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與芍藥三兩如上法

大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暈時如結胸心下痞鞭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脈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

刺期門

補是章鍼家之說非本編之義也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

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取之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

焦必自愈

補熱入血室證後賢有用小柴胡湯而得治驗之說或可試用也然始

一章鍼家之說中一章舉病名論證末一章云自愈而不舉治法未聞如此劇證不藥自愈者皆本編之所無也



傷寒六七日

是舉內外之證俱在其地位似深而反淺者以明結胸病內外證之別也

此章云傷寒六七日以照前大陷胸湯章云大陽病者以明前大陷胸湯章其地位似淺而反深此章其地位似深而反淺者也云傷寒六七日者明其地位似深於大柴胡湯之地位者也又以此章傷寒六七日以照下二章其地位似淺而反深此章其地位似深而反淺者也又明結胸病內外證之別者凡結胸病之證以其外證直引而陷內而水熱結於心下是通內外證而一途者也而此章所舉者內外證二途者也又以此章照下二章者亦明下二章所舉者通內外證而一途者而不同此章內外證二途者也綜而言之則大陷胸湯結胸證雖不見外證而猶引外證入內者也故其外證未去者固已非二途也然大陷胸湯結胸之證既是以其外證陷內者則其大例不當見其外證故於大陷胸湯結胸之證則不可的言有外證又不可的言無外證

故於此柴胡加桂枝湯內外證二途者以明發熱大陷胸湯結胸之證於其內外證者一途也

微惡寒

是舉外證也微惡寒者微微惡寒者也此外證欲去而未去者也此發熱微惡寒之

去者但以內有大柴胡湯之證故是表證欲去而未去者少和其表則此微惡寒發熱自去者也乃所以支節煩疼是明其熱在間位是微嘔加桂枝也

亦明小柴胡湯之所主也微嘔者謂心下支結是病人但有欲嘔之氣而未嘔者也

大柴胡湯之所主也心下支結者謂非心下有鞭狀按之而濡心下有結聚而其結聚支引左右也是比胸脇苦滿似淺而反深一等等者也

主之

是為加桂枝舉之也外證未去者謂上之發熱微惡寒者外證未去者猶云外證欲去而未去者也外證欲去而未去者少和其表則自去是所以加桂枝也云柴胡加桂枝湯主之者是大

柴胡湯方中加桂枝者也云主之者此章所舉之證似有多途者故云主之以斷其無多途也凡云主者皆主一而無他適之言也何以知之夫發熱微惡寒者是無他是外證欲去而未能去者也又支節煩疼微嘔者雖云小柴胡湯之所主然而傷寒六七日是大柴胡湯之地位而其深者也而又有嘔與心下支結之證深於胸脇苦滿一等又有發熱發熱胃中之事也故其地位已深其證又深於胸脇苦滿又以其發熱而嘔合此三者是大柴胡湯之諦證也故曰柴胡加桂枝湯主之也是言傷寒六七日是為大柴胡湯之地位然而發熱微惡寒是仍少有外證也而支節煩疼微嘔胸脇滿者是小柴胡湯之證也外證當去而未去者是

小柴胡加桂枝湯主之也若傷寒五六日大柴胡嘔而心下支結者其證已深也故雖支節煩疼猶是大柴胡湯之證也而外證當去而未去者大柴胡加桂枝湯主之也此二證者皆陽

證實病也若其大陷胸湯之證則內有胃中虛證而其外證似皆已解而其實外證仍未解直引其外證而入其裏遂結於心下故其外證似已解者而其病之地位則在大柴胡湯之地位故大陷胸湯之證綜而言之則內有胃中虛證外表證未解而似已解者故傷寒六七日發熱頭痛而且心下微結脈沈外證似已解者是大陷胸湯之所主也此三證者地位已同而其病因之別如此不可不審察者也

柴胡加桂枝湯方

大柴胡湯方中加桂枝三水煮與本方同法

**補**此方宋板成本俱以小柴胡湯合桂枝湯也然據論中云心下支結則當以大柴胡湯加桂枝也且云柴胡加桂枝湯則加桂枝一味審矣

傷寒五六日

是舉陽虛在上而見其證於心下者以明與大陷胸湯證相類而其實不

同者也是柴胡桂枝乾姜湯之證陽虛在上而見其證於心下者也大陷胸湯之證胃中虛在下

而見其證於上心下者也其微結小便利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心煩者大陷胸湯柴胡桂枝乾姜

湯皆同其證者也但其所見之證仍有先後之次第耳若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表證仍未解而復下

之遂續而先見胸脇滿之證又尋見往來寒熱之證加之微結小便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心煩

者是雖表證似解而未解者也何以知之以其先見其胸脇滿之證又見往來寒熱之證故也又以其

虛在上者也若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外證仍未解故知其胸脇滿之證又見往來寒熱之證又見小

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心下微結之證又見小裏於是見往來寒熱則知此往來寒熱在大柴胡

湯之地位然則其地位同於大陷胸湯而其證亦

合大陷胸湯是不疑為大陷胸湯之證者也何以言之有胸脇滿之證而有往來寒熱之證是柴胡

其地位者也故往來寒熱雖非其常證而亦當時有之耳若其胸脇滿則大屬小柴胡湯而亦當大

柴胡湯者也故其於大陷胸湯之證則終不得有之也故大陷胸湯前章亦舉往來寒熱然此不可

常者而其在學者當以意求之者也非獨此而已至其他疑證亦無不皆然此仲景診病之定法也

云傷寒五六日者是舉大小柴胡及大陷胸湯之地位也凡舉日數者不過舉其病所在之地位故

凡讀傷寒論者苟得其病所在之地位則不必拘拘其日數是謂之善讀傷寒論者也何以知其病

所在之地位在先知其藥方之地位何如也又在診其脈證以知其淺深也故苟知其病所在之地

位則於其日數是筌蹄之於魚兔也獲魚兔而忘筌蹄得病之地位而忘其日數是為得已發汗而

診病之道也其要在學者之意悟之也

傷寒論卷之四 大陽篇 十一

復下之 既云已而又云復者此甚之辭也何以甚

甚之之辭也言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外證未去

謂是其病在內故外證不得去而復下之也是非

其病在內而外證不得去者但以陽虛在上之故

也雖已發其汗而外證不能去又雖復下之而外

證不能去也而醫不察焉胸脇滿 先云胸脇滿者

故云已發汗而復下之也胸脇滿 是明非其病在

內是始引其外證而入其裏者也若其病在內之

下而復下之使胃中空虛則其外證之入裏者必

先見微結於心下者也今先見胸脇滿是非其病

之在內之下又非胃中空虛者然而已發汗而外

證不得去又復下之而外證不得去今遂入裏而

為胸脇滿者此陽虛在上故也是所以先云胸脇

滿也微結 是謂微結於心下也先云胸脇滿而次云

以胸脇滿為主證而微結為 小便不利 先云微結

傍證也是明非結胸證也

便不利但以此微結於心下之故致此小便不利也

若其結胸證而有此小便不利則必少腹有事也

而結胸之證不云少腹有事者是結胸之證而有

少腹有事是其常也然而見其證與不見是所不

明者唯在學者之意悟之也故此先云微結而次

云小便不利者以明此小便不利是微結之所致

也渴而不嘔 此心下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是

滿為主證則非復大陷胸湯結胸之證然此以胸脇

汗但頭汗出者似是非無表證者也又雖有胸脇滿之證然心下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似是大陷胸湯之證然而往來寒熱而胸脇亦滿則是非無表證者亦非大陷胸湯之證然而其心煩者是其病在上也非復全在表者亦非大陷胸湯之證也是上於大陷胸湯之證一等者也是即陽虛在上而表邪上攻者也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謂雖是似表證已解者而仍未解者也言陽虛於法是為表證未解者而治之也是其治法不與表證直入小柴胡湯之地位者同也凡表證直入小柴胡湯之地位者皆為表證漸解而但有裏證者若其陽虛在上表證直入其上者是於法為表證未解直引而入其裏者也故於白虎湯之證云表裏證者亦同於此道也非必有其表證者也是治法之大別也故此章云此為未解者明此治法也此章綜而論之言傷寒五六日已一發汗其表

證仍未解而醫見其表證仍未解以為此病在內之故表證不能解遂復下之其表證遂入裏先見胸脇滿之證尋而心下微結小便不利不渴而嘔心煩往來寒熱者柴胡加桂枝湯之所主也若表證漸解而但有此證者大柴胡湯之所主也是皆前後同一證者也若傷寒五六日雖已一發汗而以前內有胃中之虛證故其表證不能去而醫不深察焉但謂內有實病乃復下之遂致胃中空虛陽氣內陷表證悉皆入裏其證先見心下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將成結胸大陷胸湯主之也若傷寒五六日雖已一發汗而以內有陽虛在上故其表證不能去而醫不深察焉但謂病在內而表證不能去乃復下之於是表證遂直入裏表邪上攻先見胸脇滿之證尋而心下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來寒熱心煩者是於治法雖似表證已解而以仍為未解者治之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也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柴胡 斤半

桂枝 兩三

乾薑 兩三

黃芩 兩三

枳實 兩四

牡蠣 兩三

甘草 兩二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服以下後人之所加當刪去也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沈亦在裏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

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沈緊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

是舉大陷胸湯之證與大小柴胡湯證之異同

且辨大陷胸湯結胸之鞭與半夏瀉心之痞鞭及大柴胡湯心下滿急結其狀各有異同也大柴胡加桂枝湯之證是有裏有表者也與大陷胸湯之證同其地位而異其證者也大陷胸湯之證引其表證入而為一裏證者也與大柴胡加桂枝湯之證表裏併有者不同也又柴胡桂枝乾薑湯之

證是陽虛在上而見心下之證者也。大陷胸湯之證是胃中虛在下而見心下之證者也。又大陷胸湯之證與大柴胡湯證同其地位而其引其外證而入裏者與小柴胡湯證同也。是大陷胸湯之證與大柴胡湯異同者也。又大陷胸湯結胸之證則與腹皮俱濡而內有其鞭者也。然比之於大陷胸湯結胸之石鞭則不足謂之鞭也。而大柴胡湯心下滿急結者比之於半夏瀉心湯心下痞之鞭亦為有間。是三湯證之大別也。云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傷寒五六日者是明大小柴胡湯之地位也。而其嘔而發熱者以明有大小柴胡湯之一證而未全具大小柴胡湯證者也。云柴胡湯之證具而

以他藥下之者柴胡湯證具者或往來寒熱或胸脇苦滿者也。傷寒五六日而已至大小柴胡湯之地位又嘔而發熱以見大小柴胡湯之一證又復見胸脇苦滿或往來寒熱者故云柴胡湯證具也。

云傷寒五六日者是舉柴胡湯之地位也。柴胡湯云嘔而發熱者是舉柴胡湯之一證也。

**證具** 既在柴胡湯之地位又見嘔而發熱之一證於是或見往來寒熱或見胸脇苦滿或見心

下急而腹中痛者是柴胡湯之證具也。而以他藥下之是當以柴胡

不察焉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是誤治也故云而也。

復者謂復於其初也。柴胡湯者通大小柴胡湯言之也。是柴胡湯證具而醫以他藥下之是誤治也。

雖云下之而不能下柴胡湯之證故柴胡湯之證依然仍在也。柴胡湯之證仍在者雖已下之而察

其脈證却復於其初以與大小柴胡湯也。若嘔而發熱往來寒熱或胸脇苦滿者雖似是大柴胡湯

證而既經其下之故與小柴胡湯也。若嘔而發熱心下急腹中痛者雖已下之仍與大柴胡湯下之

也。此雖已下之不為逆。此謂與大柴胡必蒸蒸而

振却發熱汗出而解是謂與小柴胡湯者也却謂復其初者也此言小柴胡湯

之證引其表證而入裏者也既入其裏則其表證似已解者而其實未解者也故與小柴胡湯則必

蒸蒸而振却復其初證發熱汗出而解也既云雖已下之不為逆以舉與大柴胡湯之事又云必蒸

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以舉與小柴胡湯之事然後承之以大陷胸湯之證也若心下

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是言大

之證於其地位則與大柴胡湯同也若其病因則不與大柴胡湯同而同於小柴胡湯引其表證以

入其裏者也是大陷胸湯之證所以不與大小柴胡湯之證同也言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

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已下之後若心下急而痛者此柴胡湯之證仍在也與大柴胡湯主之若心

下滿而石鞭如板按之而痛者此即為結胸也是以下之之故胃中虛以見此證是無所可疑者也

固當斷然以大陷胸湯主之也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是舉大陷胸湯之鞭

與半夏瀉心湯之鞭大不同也而心下之滿大陷胸湯之滿亦猶半夏瀉心湯之滿也是異其鞭而

同其滿也故上文云心下鞭滿云心下滿而鞭痛下文云但滿而不痛而故畧其鞭也是其意言

大陷胸湯之鞭者其鞭如板而與腹皮鞭者所謂石鞭也半夏瀉心湯之痞鞭者猶在其裏猶濡也

比之於大陷胸湯之鞭則蔑如也故此畧其鞭而下生薑瀉心湯及甘艸瀉心湯始舉其鞭是以半

夏瀉心湯之鞭遠之於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之石鞭也

瀉心湯此欲以明半夏瀉心湯鞭與柴胡湯心下急結者其狀頗相似也又不云半夏瀉心湯主之而云宜半夏瀉心湯者宜者權用之言也

其意言柴胡證之劇者時有可疑於半夏瀉心湯之證者又大陷胸湯之始證時有可疑於半夏瀉心湯之證者故權用半夏瀉心湯以觀其後證如

易長論詩罕

卷之四 大陽篇 出卷



何也此章綜而論之言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或胸脇苦滿或往來寒熱或心下急若支結者是柴胡湯地位而柴胡湯之證已具者也法當先與小柴胡湯而後以大柴胡湯下之也而醫不察焉以他藥下之是誤治也故雖下之而不能下柴胡之證故下之之後柴胡之證仍在者更復其初以與大小柴胡湯也若嘔而心下急往來寒熱者以大柴胡湯下之也是雖已下之不為逆也若嘔而發熱胸脇苦滿者與小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也是仍有表證收也傷寒五六日在大柴胡湯之地位嘔而發熱者或胸脇苦滿或往來寒熱或心下急結柴胡湯之證具而醫以他藥下之遂在其地位而引表證入裏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無復可疑者大陷胸湯主之也若但滿而不痛其鞭不足言鞭者為痞鞭也半夏瀉心湯主之若與半夏瀉心湯之後其鞭遂成石鞭而滿痛者仍是大陷胸湯之所主也若與半夏瀉心湯之後心下急或微結其痛如腹痛者大柴胡

湯之所主也故權用半夏瀉心湯以觀其後證如何也  
補右四章始一章舉結胸之全證以照上節而明大陷胸湯之地位也第二章舉內外兩證者第三章舉外證直入干上者比並以明各證之異同也第四章舉大小柴胡湯之證而明辨結胸與痞以結前起後也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升 黃芩三兩 乾薑三兩 人參三兩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 甘草三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大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鞭下利

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補結胸證既具于本編此章忽略且不舉

治法不足取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

但氣痞耳補此章傷寒表證脈浮緊者不發汗而反下之其熱入裏而作痞者故云

緊反入裏則作痞也然不舉證而論以脈論者非本編之例也且云氣痞者亦非本義也

大陽中風下利嘔逆

是舉大陽大表之病證而併有裏證之下利嘔逆者以辨

大小柴胡及大陷胸湯等之直引其表證而入其裏之別也此大陽中風下利嘔逆者其表證自是表證而其裏證是自裏證是表裏二證併有之也大小柴胡及大陷胸湯等之證雖有表裏之證俱

是一本證也此兩道者頗涉於疑似者故此章明

其別也夫大陽中風雖復云大表證而其劇者其

熱暴急與傷寒及大陽病之劇者其證相似者也

然則何以辨下利嘔逆與大陽中風病證各自為

一證又何以辨傷寒及大陽病之劇者表裏通為

一證者之別曰是以其發病辨之也以其發汗後

及中風苟有惡寒發熱之表證則於其治法同是

一道也皆以表發為其治法者是乃無異者也

至其發汗後然後始知是為傷寒大陽病是為中

風也何以何之故曰傷寒及大陽病其證本熱悍者

也而表證暴急如此則雖經發汗其表裏之證未

可遽除者也若乃大陽中風其病證無根據於內

者故其表熱雖復暴急而經其發汗則其表熱

之證洒然也是發汗後之異候也又舉此證於此

者欲以明下之生姜瀉心湯甘艸瀉心湯赤石脂

禹餘糧湯旋覆代赭石湯皆是單裏證而不干表

於表證者也云大陽中風下利嘔逆者云大陽中

傷寒論卷之四下

大陽篇

三十一

風者是明為大陽大表之病證是為大陽大表之病證則其已下利嘔逆別是其裏之餘證已是其為病證貳其本也與大小柴胡及大陷胸湯等之內外諸證一其本者固別也大陽中風其熱暴急者時亦有嘔逆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大陽中風嘔逆下利而今云下利嘔逆者欲以明大陽中風是為大陽大表之病證則雖有嘔逆之證而於其治法謂為他證也況下利而嘔逆愈以為下利之所致也假令此嘔逆為中風之所致者其於治法則非所先也何則假令為中風之嘔逆則治其表證而不治嘔逆也表證已治則嘔逆自治故也故不云嘔逆下利而云下利嘔逆也

**表解者** 乃可攻之 言大陽大表中風之證而又內別有下利嘔逆之證者此表證裏證併有也當先治大陽大表中風之證然後治其下利嘔逆也若大陽大表之證未解則未可攻其下利嘔逆也大陽大表中風之證已解然後乃始可攻其下利嘔逆也

嘔逆也是治法也云攻之者主十棗湯攻擊之劑

言之而包半夏瀉心湯及生姜瀉心湯甘草瀉心湯之證也是大陽大表中風之證而其病無根據於內者也故疑表證已解之後下利嘔逆心下痞鞭者或是半夏瀉心湯及生姜瀉心湯甘草瀉心湯之證也何則半夏瀉心湯及生姜瀉心湯甘草瀉心湯之證亦無根據者之故也而其十棗劇者也故此類舉之也

**其人漿漿汗出發作有時頭痛** 是為十棗湯舉其疑途也其疑途有三也發作有時者熱之發作有時也何謂疑途有三乎若其人漿漿汗出發作有時頭痛而惡寒者是表未解者也若但其人漿漿汗出發熱之發作有時頭痛者是調胃承氣湯之疑途也若其人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短氣或乾嘔者是內有十棗湯證之故使其**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表證不得去也

是總舉十棗湯之本證也云心下痞鞭滿者是明十棗湯之心下痞鞭滿不同於大陷胸湯及半夏

瀉心湯之證也。十棗湯之心下痞鞕滿，比之大陷胸湯之石鞕，則其鞕滿太濡也。比之於半夏瀉心諸湯之心下痞鞕而滿者，則此十棗湯之心下痞鞕滿是在大陷胸湯與半夏瀉心諸湯之中間者也。故此文不云心下痞鞕而滿，而云心下痞鞕滿，以明其別也。云短氣者，是具舉十棗湯之諸證也。其實乾嘔或短氣者，短氣或乾嘔者也，未必具此兩證者也。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言其人鞅鞅汗出，發作有時，頭痛而不惡寒者，此似其表未解也，而非其表未解者。又非調胃承氣湯之證，是內有十棗湯水氣之證之故，使其裏不和而見此證。十棗湯主之。是其也。非謂十棗湯之能和其裏也。證雖有三疑途，而今有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或短氣之證，則是為十棗湯之的證，無所可疑者也。故云主之也。此章綜而論之，言大陽中風，既是大陽大表之證，而內別有下利嘔逆之證，表裏

各異其病，而併病而病之者，其治法當先治其大表之證。若其大表之證未解，則未可攻其下利嘔逆之裏證也。其表證已解，然後乃始可攻其下利嘔逆之心下痞鞕而不痛，而但滿者，是半夏瀉心湯之所主也。若下利嘔逆，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者，是當與十棗湯攻之。若已服十棗湯之後，下利嘔逆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心煩者，是已在十棗湯服後，則甘艸瀉心湯之所主也。生薑瀉心湯亦主之。當從其證而與之也。大陽中風下利嘔逆者，既解其表後，其人鞅鞅汗出，熱之發作有時，頭痛者，此調胃承氣湯之所主也。若其人鞅鞅汗出，熱之發作有時，頭痛而不惡寒，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短氣或乾嘔者，此雖似其表未解者，而是其表已解者也。但以內有十棗湯水氣之證之故，使其裏不和也。與十棗湯以快利其水，則其鞅鞅汗出，熱之發作有時，頭痛之諸證皆從之而去也。

十棗湯方

芫花

甘遂

大戟

大棗

右上三味等分各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七

羸人服半錢温服之平且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加半錢得快利後糜粥自養

補温服以下後人之所加

當刪去也且疑有誤脫

大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

因胸煩面色青黃膚瞶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

温者易愈

補此章杜撰妄言不待辨然恐初學

熱惡寒者醫發其汗遂續發熱惡寒則前證依然表未全虛也因復下之唯見心下痞一證而未見下利數十行復中雷鳴穀不化等之證則裏未全虛也而云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其杜撰一也又上云陰陽氣並竭下云無陽則陰獨夫既陰陽氣並竭則陰何獨有且人以陽氣為有生之本若無陽陰獨則不死何為其杜撰二也又上既云無陽則陰獨下云復加燒鍼夫燒鍼為發汗設也而今無陽獨陰證雖狂愚者亦何加燒鍼之為其杜撰三也又云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瞶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温者易愈者因陰陽生剋分難易非本編之例其杜撰四也又脈證不具治法不舉其杜撰五也且成無忌註竭陽為表虛竭陰為裏虛無陽為

表證罷陰獨為裏有痞皆不合于醫書之字例  
沉本編之例乎要之通篇皆以為正文而不知  
有後人之偽章故牽強作解  
其不可依據如此學者察焉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

湯主之

此章及下二章無胃首且論證不具  
故不可知病之所因而來也然痞證因

誤下而來者多矣故本編云醫見心下痞謂病  
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  
客氣上逆故使鞭也而今此證若因誤下而來  
則不可用大黃再下亦既明矣若不經誤下而  
成痞則法當兼治表裏而獨不可攻其痞也若  
有變證可獨攻其痞則當具論其脈證也今突  
然用大黃黃連瀉心湯  
者不知本編之例也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

兩二

黃連

兩一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温  
再服

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凡補

本編之例陰陽兩證者先治陰證而後治陽證  
是仲景氏之心訣而治法之大關鍵也今惡寒  
汗出者既非桂枝證則是陽虛證也而以大黃  
黃連瀉心湯為主而加附子以兼治陽虛與痞  
證者恐不  
敗鮮矣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

兩二

黃連

兩一

黃芩

兩一

附子 二枚別 煮取汁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

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

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此章深於五苓散

證一等者也而不舉其下利止與不正與脈狀論則不可的知本證也

傷寒汗出解之後

是舉傷寒病已解之後非有其餘毒而但承表熱之後而胃中

不和者以辨與上章十棗湯證表裏併病不同也是其為病證非有根據於中者但以承其表熱之後故有此胃中不和之證也云傷寒汗出解之後者以明傷寒表證固已不劇而其餘毒不足根據

於中但以此承表熱之後姑有此證也胃中不和是為法語也夫胃中

見者也然而為治之道自非知其眾證之所歸者會此一途則茫洋不知所適從而不可得而處其

方故必舉其法語以總括其眾證之所歸會者以示學者以其方法也言心下痞鞭而乾噫食臭者

是於法為胃中不和之所致也又心下痞鞭而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是亦於法為胃中不和

和之所致也故但心下痞鞭而乾噫食臭者是即生薑瀉心湯之所主也又心下痞鞭而脇下有水

氣腹中雷鳴下利者是亦生薑瀉心湯之所主也併舉此二證者是悉舉其眾證也必舉其眾證者

終始瀉心湯之證以明其地位使夫學者意悟其所之臨機制變以多多益辨也故乾噫食臭而

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及心下痞鞭而腹中雷鳴下利者苟得其要領則皆與生薑瀉心湯

可也不必悉具眾證要在得其地位也是所以建法語也

心下痞鞭乾噫食臭

心下痞鞭乾噫食臭

心下痞鞭乾噫食臭

心下痞鞭之證其途固非一二必有乾噫食臭之證然後可以為胃中不和之所致也是噫氣也而云乾噫者以別噫氣有食臭而吐其食物及吐出濁水者故云乾噫也噫氣有食臭而吐出其食物者是有實也噫氣有食臭而吐出濁水者是有飲也此胃中不和之證同故云乾噫以明其異也

**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云脇下有水氣者其證候也以法語言之者欲使學者自弘其證也言胃中不和者其證候必脇下有水氣者也故心下痞鞭腹中雷鳴下利者雖無的見脇下有水氣之證候而苟有其類證則斷以為胃中不和而治之也又其證候者脇下瀝瀝然有聲也又云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以明此證有三疑途也其一則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不痛先雷鳴然後下利者而心下痞鞭此胃中不和也其二則先下利日數十行然後始腹中雷鳴而不痛者是胃中虛者也非但胃中不和也其三則腹中雷鳴而

腹切痛下利者是有寒也其疑途者也

**生薑瀉心湯主之**言傷寒病不甚劇者但汗出而解之後當其餘毒不足根據於中但以承大熱之後使胃中不和也故心下痞鞭而乾噫食臭者是為胃中不和之所致生薑瀉心湯主之也若噫而出水及噫而出物者是有飲也又有實也皆非此湯之證也又心下痞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亦生薑瀉心湯之所主也又心下痞鞭腹中雷鳴下利者亦生薑瀉心湯之所主也然必須見脇下有水氣之類證也是皆胃中不和之所致也其證必不腹痛者也又下利日數十行而後始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者是胃中空虛也非復胃中不和者即甘草瀉心湯之所主也若腹中雷鳴切痛而下利者是為有寒也非復胃中空虛之例也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兩四 甘州兩三 人參兩三 乾薑兩一

黃芩兩三 半夏升半 黃連兩一 大棗枚十二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是舉胃中虛而

下利者與以其表證而下利者之疑途也又以明胃中不和與胃中虛者之別也胃中不和者以承表證之後故適致其不和無有他根據者也其胃中虛者是屬陽虛者也故其治法以治其陽虛為先也云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者傷寒中風先與湯藥以治其表證而其表證未去醫見以為其熱在裏故使其表證不得解也故醫與以下劑也以為下其裏熱則其表證自解也

然而中風傷寒雖已攻其表而其表熱仍在者於法未可下者也而今醫下之是誤治也故云反下之也故云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者言此下利非其病之所為者是醫人誤治之所為者也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

安是舉胃中空虛之證也是此章之主證也而言之於此者欲使學者知就其病數證疑途之中審其主證也言若其人但下利日數十行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表裏俱熱者此協熱利也若見少陽證者此表熱入攻其上者也若穀不化腹中雷鳴者而有此下利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者是胃中虛者也凡學者之於其病數證疑途之中以審定其主證皆用此法以為診視眾病之法則也云云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而承穀不化腹中雷鳴之下者以明穀不化腹中雷鳴是此章之主證而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者是為其傍證凡胃中虛而穀不

化腹中雷鳴者，不必具下利。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之數證者也。而此舉胃中虛，穀不化，腹中雷鳴，者之主證，而必帶說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之數證者，其義猶云：其人下利，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之數證者，若穀不化，腹中雷鳴者，即中雷鳴之證者，心下痞鞭，而滿，是為其主證也。醫見也，故歷舉二病之全證，以示審定其主證也。

**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

云見者以明其麤也。云謂

者，以示以其臆度從事也。以譏不審推其見證，以定其主證也。言醫不審推其見證，以定其主證，而遽見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者，以已之臆度，謂是表熱入裏上攻，而為此心下痞鞭，是心下痞鞭，為此病之主證，而表病不盡之所致。然則此心下痞鞭，是為熱結也，是醫之麤也，不審推穀

不化，腹中雷鳴之故也。故醫復下之，其痞益甚也。何則？元以其下之之故，胃中虛，使之然，而今復下之，以益成其虛也。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其痞益甚也。故使鞭也。甘艸瀉心湯主之。

云但者以示不足深疑之辭也。言此證似

是表熱深劇之所致，是可深疑者。然有穀不化，腹中雷鳴之證，則所謂深劇者，是但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不足深疑，固當與甘艸瀉心湯而主之。言傷寒中風外證未解，是未可下，而醫反下之，是逆治也。若其人遂脇熱下利，日數十行，心下痞鞭，乾嘔，心煩，表裏未解者，桂枝人參湯之所主也。若其人脇熱下利，日數十行，心下痞鞭，乾嘔，心煩，而見少陽證者，此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之所主也。是其心下痞鞭，於法為熱結者也。又傷寒中風外證未解，而醫反下之，表證已解，心下痞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或乾噫食臭者，是下利不劇，而穀仍化者，是於法為胃中不和之證也，非復胃

中虛者也。生姜瀉心湯主之也。又傷寒中風外證未解而醫反下之，其表證已解，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而心下痞鞅，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者，是其人下利日數十行，而又穀不化，又腹中雷鳴者，是胃中虛之本證也。而又心下痞鞅，而滿，乾嘔，心煩者，是客氣上逆之故也。皆非熱結之所為。甘肫瀉心湯主之也。

甘肫瀉心湯方

甘肫 兩四  
黃芩 兩三  
乾薑 兩三  
半夏 升半

大棗 枚十二  
黃連 兩一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

是承上章胃中虛而下利者，以明傷寒有表證而下

焦有久寒下利者，及表熱入下焦，水穀不分離而下利者也。上章胃中虛而下利者，是未成寒者也。此章傷寒有表證，而又下焦有久寒，是下焦久寒先傷寒表證而有之也。又胃中虛者，其上焦也。下焦久寒者，其下焦也。故次之也。傷寒者，明有表證也。服湯藥者，明服解表證之藥也。下利不止者，明此下利與傷寒表證俱併起者也。心下痞鞅，是明下利仍不止，續而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鞅者，是言傷寒表證其發病之時，既與此下利俱併起者，醫見以為此下利，表證之所為也。先與解表證之湯藥，則此下利自止也。而病人已服此解表證之湯藥，表證以解，而此下利仍不止，續而心下痞鞅也。是心下痞鞅在此下利之後也。然則此心下痞鞅下利不止之所致，而此下利非心下痞鞅之所致，明矣。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

利不止。服瀉心湯已者，服瀉心湯已，而下利不止，而心下仍痞鞅也。復以他藥下之者，云復者甚之之辭也。醫不察其證之前後見者，而以已私意，強行其治，是所以甚之也。以他藥下之，利不止者，醫以為心下有結毒，而以他藥下之，其下利仍不止也。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者，言此心下痞鞅，下利不止之所致，而下利非心下痞鞅之所致也。而醫不察其證之前後見者，遽觀心下痞鞅，以為此下利不止者，是心下痞鞅之所致也。與瀉心湯以解其心下痞鞅，而利仍不止也。而醫猶不却察其證之前後見者，以改其前治之謬，遂強其私臆，以為此心下痞鞅，是心下有結毒之所致也。而下利不止者，亦因此也。而又以他藥下之，然此心下痞鞅，是下利不止之所致，而此下利非心下痞鞅之所致也。故雖以下心下結毒之藥下之，而其藥是他藥，而終非此證之的藥。故雖下之，而其醫以理中與之。云與者，權時為之也。下利不止也。醫以理中與之者，言雖

在此醫而非以理中為可治下利之劑，但治心下痞鞅，而下利不止，復以他藥下之，其結毒而下利仍不止，故醫不得已，權以理中與之，以理中焦也。其意以為此下利，或在中焦，若然，則理中焦，此下利或將自止也。故云利益甚。理中者，以明其治非其理中者，利益甚者，此下利本在下焦，而今理其中，其下焦以輸之，下焦故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其下利益甚也。

主之。言先治心下痞鞅，以理上焦，而下利不止，又復以他藥下之，其結毒，而其下利仍不止，又復以理中與之，以理中焦，而其下利仍不止，此其下利既不在上焦，又不在結毒，又不在中焦，然則是其下利的然在下焦無疑也。非獨在下焦而已，却觀之於其發病之始，此下利與傷寒表證俱併起也。則此下利非表證之所致，而下焦有久寒之所致也。此其病源為二本，然則為赤石脂禹餘糧湯之

所主無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其疑證為甚之辭也。甚之者言下利之證既盡於上而下利之治又盡於上而復下利仍不止者是非下利之證之致此下利亦治下利之劑之當治此下利是脇熱入裏而水穀不分離故致此下利也是表證與下利同是一本也其治法當利其小便此下利自止也然則此下利傷寒病中之下利是其治法當最在其始也今反在其最後者傷寒發病之時未可入其裏以為此下利然而以其表證而有此下利則是變而非其正非其所常故置之於後以示其不得已治法也是傷寒有表證又內有久寒下利者也。不然則是表熱入裏水穀不分離而下利者傷寒發病之時既有其表證又有此下利醫以為此下利者是傷寒表證之所致也與解表之湯藥以治其表證則此下利當自治也而病人服解表之湯藥其表證果治而此下利依然不止續而心

下痞鞅是其下利非表證之所致也而心下痞鞅此下利不止之所致而非因心下痞鞅以致此下利者也何則此下利不止與心下痞鞅其證之見固有先後是主證傍證之所分也而醫不隨其證之先後所見者論之而徒取之於已之臆以為此病有心下痞鞅則是下利不止者此心下痞鞅之所為也今先治其心下痞鞅則此下利當自止也而病人既服瀉心湯已而雖心下痞鞅頗已然其下利依然不止也何則醫不知證有先後而有主證傍證之別故也醫猶尚不自覺悟以為此下利者是內有結毒之所致也復以他藥以下其結毒而此下利依然不止也於是醫猶尚不知却其始以釋其證之先後所見者以為既治其上焦而下利不止又治其結毒而下利仍不止此下利當在中焦也今若理其中焦則此下利當自止也故理中湯雖非治下利之藥而以權時之宜與此理中湯也而下利依然益甚何以利益甚曰理中湯者理中焦之藥也而此下利本在下焦今理中焦

而輸之於下焦，是所以使下利益甚也。又此下利既不在上焦，又非結毒之所致也。又不在中焦，然則此下利的然，是在下焦。又傷寒發病之時，與其表證併起，而表證已解，此下利依然不止，則此下利是為久寒之所致也。然矣。是赤石脂禹餘糧湯之所主也。亦無可疑矣。是已治上焦，又治結毒。又治中焦，又治下焦，而下利復尚不止者，非下利之正證，是傷寒表熱入裏，使水穀不分離之所致也。當利其小便，是下利當自止也。然而傷寒發病之時，既有此下利，則是於法不可為表熱入裏之證。而治之，是不得已之時之變法也。學者當審此治法也。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

一斤

禹餘糧

一斤

已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三服。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

鞭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暈，經脈動惕者，久而

成痿。

此章不舉治法，非本編之例也。

傷寒發汗

是舉陽證有虛寒者，與胃中不和，心下痞，病淺深之位言之，則生姜瀉心湯為淺，甘肅瀉心湯次之，旋覆代赭石湯次之，赤石脂禹餘糧湯又次之，是淺深之序也。而旋覆代赭石湯與赤石脂禹餘糧湯相對者也。而彼赤石脂禹餘糧湯陰證虛寒者，其病在下焦者，而此旋覆代赭石湯陽證有虛寒者，是其病之大別也。然則此旋覆代赭石湯其序當在甘草瀉心湯之下，赤石脂禹餘糧湯之上也。今不然者，其義有三焉。一則生姜瀉心湯之證，但陽證胃中不和而未見其虛者也。甘草瀉心湯之證，已見其陽虛者也。赤石脂禹餘糧湯又更

傷寒論集解 卷之四 下 五 批者

見陰證虛寒者也，且生姜瀉心湯同其腹中雷鳴，下利之證者也，故生姜瀉心湯之下受之，以甘草瀉心湯、赤石脂禹餘糧湯之證，則與生姜瀉心湯、甘草瀉心湯同，其心下痞鞭下利之證，故生姜瀉心湯也。二則甘草瀉心湯之下受之，以赤石脂禹餘糧湯也。二則甘草瀉心湯之下受之，以赤石脂禹餘糧湯也。三則生薑瀉心湯之下焦者也，此亦三湯之所序也。三則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及赤石脂禹餘糧湯，其證大煩者，也。而此旋覆代赭石湯之證，其證大簡者也，其類不同，故不序之。於上三湯之間也，而此旋覆代赭石湯之章，是受於上之生薑瀉心湯，而與赤石脂禹餘糧湯相照者也。故其次序在此也。何則？生薑瀉心湯之證，但陽證胃中不和者耳，無復他證者也。而此旋覆代赭石湯之證，雖云陽證有虛寒，而其病無復他證者也，是則相似也。而有虛實之異，是旋覆代赭石湯之所以承生薑瀉心湯也。又與赤石脂禹餘糧湯相照者，彼赤石脂禹餘糧湯之證，

是陰證虛寒而在下焦者也，而此旋覆代赭石湯之證，陽證有虛寒而併及上焦者也，是二湯之所以相照也。此上三道者，其病與其藥淺深劇易之大別也，不可不察焉。云傷寒發汗者，是明傷寒表證已解，而無若吐若下之故，本證已愈之後，或有復餘證者也。若吐若下之故，本證已愈之後，或有胃中不和之證，或有解後不除者，非復傷寒表證之所致也。若表證仍未解者，此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必是表證之所致也。乃今不然，故知此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非胃中不和之證，則是陽證有虛寒之所致也。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以明心下痞鞭而有噫氣者，是於法為胃瀉心湯而仍，是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非復胃中不和之證，即是陽證有虛寒之所致也。此但云噫氣而不云乾噫食臭者，以明非是有物出者，又亦非有食臭者，但是其氣噫而有臭耳，故乾噫食臭。

傷寒論集解

卷之四下

大陽篇

批者

者是胃中不和之的證也，但其氣噫臭者，未必胃中不和之證也。

旋覆代赭石湯

主之

凡云主之者，以明此是然之證，而無復疑途者也。謂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既非傷寒

表證之所致者，又非胃中不和之所致者，又無見其他證者，然則是的然陽證有虛寒者之所致也。故云旋覆代赭石湯主之，以明其義也。言傷寒發汗以解其表，或一吐之，以治其在裏者，或一下之，以治其在裏者，於此二者而行其一，然後傷寒表證之在表裏者，皆已解後，但心下痞鞭而有噫氣者，雖非復乾噫食臭者，是於法為胃中不和之所致者，當先與生姜瀉心湯也。已與生姜瀉心湯，仍是心下痞鞭，噫氣不除，無復見他證者，是然陽證有虛寒之所致也。旋覆代赭石湯主之，若其表證仍在，而心下痞鞭，有噫氣者，此柴胡湯之所主也。若表證已解，與瀉心湯，而仍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腹中雷鳴，下利者，是甘草瀉心湯。諸所治也，各審其證，以法處之也。

補

右合四章始一章，明辨大陽中風，表證裏

證併起，而下利，心下痞鞭，由表解裏不和者，也。第二章，明辨傷寒表解後，下利乾噫食臭，心下痞鞭，由胃中不和者，也。第三章，明傷寒中風，誤下後，下利穀不化，心下痞鞭，由胃中虛者也。第四章，明傷寒下利不止，心下痞鞭，其本在下焦者也。終章，明傷寒吐下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由陽虛有虛寒者也。

旋覆代赭石湯方

旋覆花 三兩

人參 二兩

生薑 五兩

半夏 半升

代赭石 一兩

大棗 十二枚

甘草 三兩

右件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



溫服一升，日三服。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

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已。

補自前篇大陽病未解，陰陽脈俱停，章至下此正文二十六章，合為一大段，分為七節也。首節五章，明小柴胡湯之地位也。第二章，舉小柴胡湯之本證。第三章，舉帶表裏證者，始章與第四章，舉脈狀與調胃承氣小建中二湯，夾比以明小柴胡湯地位之淺深也。既明小柴胡湯之地位，故終章附小建中湯之地位也。第二章，明大柴胡湯之地位，且接上節。第三章，明大柴胡加芒硝調胃承氣二湯，此並明大

柴胡湯地位之淺深也。第三節三章，明發狂之地位也。此始章例當舉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接上章而不然者，此三章地位淺深不同，故舉桃核承氣湯，自深至淺，則於次序為宜。且以接調胃承氣湯也。第二章，舉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之地位，再接上節也。終章，舉桂枝去芍藥加蜀椒杜蘅龍骨救逆湯，以比並明發狂三證之地位也。且首節以柴胡之地位起，故中章舉柴胡之地位，照應首節。終節舉桂枝之地位，與後節隔段級，以為一小結也。第四節三章，前節既結，故此節別明狂證之地位也。且其地位深在下焦，與前節隔段級，故不以地位接而以證接也。此三章俱明抵當湯之地位也。第五節三章，明結胸之地位也。是以上焦接下焦也。始章，舉結胸之本因。中章，舉結胸之本證。終章，舉結胸帶傍證。與變證者，以明大陷胸湯之地位也。第六節四章，明心下諸證之地位也。始章，舉大陷胸湯

之地位以接前章且起下三章也第二章三章舉柴胡加桂枝柴胡桂枝乾薑二湯相比並明三湯之地位也終章舉半夏瀉心湯以益明大陷胸湯之地位且一小結又起下節也第七節五章明心下痞鞭之地位也始一章明十棗湯之地位以接前節也第二章三位也下二章舉痞而有異證者以為總結也右七節次序地位淺深表裏上下起伏照應過接斷續如觀一篇文章學者能反復熟讀則當得無窮之妙也

傷寒論特解卷之四下

傷寒論特解卷之五

大日本 安藝 靜齋齋先生著

門人 尾張 淺野徽元甫 補註

弟子 富田肥大順 校正

大陽病篇第五

大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是舉大陽病淺證外證未除而數下之表

裏合而成一病其病猶是淺易者也與下白虎加人參湯之證表證已解而表裏俱熱其病大是深劇者相照也凡此章所明者以明表裏證併在者其治法有三途也一則以明表裏之證併在者各分其表裏為二途而治之者先與桂枝湯而後與生姜瀉心湯之類是也一則以明表裏之證併

在者合其表裏為一病而治之者桂枝人參湯柴  
胡加桂枝湯之類是也一則以明表裏俱熱而惡  
風者但為裏證而治之者白虎加人參湯之類是  
也此三途者施治之要論也不可不審辨矣此章  
上承小柴胡之章以分其派者也其義言凡大陽  
病之諸證至小柴胡湯之地位而其證入腹部以  
見大柴胡湯以下之諸證者有之或遂入陽明者  
有之此小柴胡湯之章以至旋覆代赭石湯章之  
一派也又凡大陽病諸證或尚前於小柴胡湯之  
地位直以其表證遂入上部者有之或至小柴胡  
湯之地位遂以其表熱直入少陽者有之此章以  
下至白虎湯章此其一派也故此章之病證大淺  
於小柴胡湯之地位而其義則承小柴胡湯之章  
以分其病所入之派也而其病證則與上之生姜  
瀉心湯證相照者也若其治法則凡大陽病諸證  
直入上部者以仍帶表熱治之者也或其不見表  
證者其治法猶尚以此意從事是病入上部者之  
治法心訣也云大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者是

明逆治也言既有其外證者當急攻而除之而後  
病仍不盡者乃始下之也而今醫反下之是失治  
法之甚者云數下之者是以其逆治為大甚之辭  
也言已一下之不止復再下之復更三下之也以  
言表熱之當攻者反不攻之而其裏之遂協熱而  
不當攻者反數攻之是失治法之甚也  
**利**協謂合而為一相助以為隆者也言表熱之當  
以攻者反不攻之而其裏之不當下者反數下之  
以此之故表熱則入其裏而其裏則為虛是以其  
表熱入裏與裏虛合而為一病相助扇以為其隆  
以此之故其熱益劇而利下不止心下痞鞭云不  
又益甚此謂協熱利也  
下利而云利下者以明協熱利之狀也云利下者  
謂其利已無他狀但洒洒然而下也云不止者以  
明致心下痞鞭之由也言以利下久不止之故遂  
致心下痞鞭也此明與生姜瀉心湯之心下痞鞭  
異其證也彼生姜瀉心湯之證先為心下痞鞭而  
後下利是其病主心下痞鞭而下利者也此桂枝

人參湯之證以利下不止之故遂致心下痞鞅者也是明治法也於表熱當攻而除之  
 痞鞅是其病主下利而致心下痞鞅者也表裏不  
 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得之於表熱當攻而除之  
 而未攻而除之而反數攻其裏而下之表裏二證  
 合而為一病相助扇以為隆者也若今以攻治之  
 則其病益急劇而不已若以和解表裏治之則其  
 病證乃愈也何則此病以表裏不得和解之故致  
 此急劇者也桂枝人參湯主之無復疑途也是言  
 大陽病淺證外證仍在者醫當攻其外證而除之  
 而反不為攻而除之若其裏則未可下之而反數  
 下之是逆治也以此之故醫虛其裏而表熱稍入  
 與裏虛相得合而為一病相助扇以為劇表熱益  
 隆下利又益甚雖然其利但洒洒然而下無復他  
 狀而攻之不止續致心下痞鞅者是雖見心下痞  
 鞅非復他病以利下不止之故見此心下痞鞅耳  
 又其利但洒洒然而下無復他狀則雖熱益隆利  
 益甚是亦非復他病則協熱利之候也此病醫

未除其表證故表未和也醫又數下以虛其裏故  
 裏未和也此兩不和者合而不能和解故姑為此  
 急劇耳是其治法不宜攻之若攻之則益為其急  
 劇故今將欲治之則其法當通其表裏而和解之  
 諸證必脫然罷者也是不涉疑途而的然桂枝人  
 參湯之所主也若大陽病淺證表熱已解先見心  
 下痞鞅之證續致下利其下利不止者是  
 胃中不和之所致也生姜瀉心湯主之也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

兩四

甘艸

兩四

白朮

兩三

人參

兩三

乾薑

兩三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更煮取  
 三升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

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

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補此章云當先

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者不知本編之治例也凡本編之例表邪入腹

部者必先解表而後攻下之以表邪乘虛陷裏則益為劇也承氣陷胸十棗湯證是也又表邪

入胸脇心下而表仍未解者必併表裏而和解之以表裏猶為一病也小柴胡柴胡加桂枝桂

枝人參湯證是也若表既解則唯治裏證半夏

生姜甘草三瀉心湯證是也今此證表證因誤

下入裏而心下痞表仍未解者是表裏一病則法當從併治表裏之例也且誤下而作痞復用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鞭嘔吐而不利者

大柴胡湯主之補大柴胡湯證以熱結在裏而

胸中者即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之所主也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

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為胸有寒也當吐

之宜瓜蒂散補此證水飲上逆之所為也故云

胸有寒也寒者即水寒之寒當微小青龍湯之例治以溫發者也而今

以吐方為主者不知本編之例也

瓜蒂散方 赤小豆分

右二味各別搗篩為散已合治之取一錢七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瓜蒂散

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入陰筋者

此名藏結死此章無胃首不舉脈狀與治法皆非本編之例也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是舉似有表裏兩證者以照前章表實但是裏證者以明前章表

裏兩證併在者以辨其淺深劇易之不同以斷諸疑惑之證而審定白虎湯之本證也以明前章有表裏兩證者反是淺易而無復疑惑之證而此章似有表裏兩證而但是裏證者反是深劇太多疑

惑之證而不可名狀然以熱結在裏為主求之則諸疑惑之證不足復辨也云傷寒病者以明此是傷寒本病而其本病已多可疑惑者或似大陽病深劇者或似陽明病急劇者然傷寒的證而無復可疑惑者故云傷寒病也云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者若吐者謂其病似大陽病深劇而熱結在上者故吐之也而吐後不解引至七八日本證愈益急劇者非復大陽病深劇而熱結在上者是其熱結別有所在也若下者謂其病似陽明病急劇而熱結在下者故下之也而下後不解引至七八日本證愈益急劇者非復陽明病急劇而熱結在下者是其熱結別有所在者也七八日不解以明其地位已深其證又急劇也又熱結在裏是法語也表裏俱熱者總括其證以辨別其熱下後七八日不解是非他病熱結在裏故也言本傷寒病既似大陽病深劇者又似陽明病急劇者

又其熱結如在上部而吐之，又其熱結如在下部而吐之，若吐若下，七八日不解，而急劇狀如壞病，不可名狀，其地位亦已在深處，是非他病也。熱結在裏之故，致此種種之證也。表裏俱熱，是標異，白虎湯之熱結也。猶云是熱結在裏也，而熱結在裏者之見其證，亦非一也。若表裏俱熱者，是白虎加人參湯之證也。言熱結在上者，柴胡桂枝乾姜湯之證也。若熱結在下者，大柴胡湯之證也。若熱結在內者，承氣湯之證也。若熱結在裏，而其證表裏俱熱者，是白虎加人參湯之證也。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是舉裏熱也。俱熱者，舉目也。此云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舉其詳也。時惡風，是舉表熱也。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是舉裏熱也。云時惡風者，是辨非其表不解者也。若其表不解者，其表必發熱，而其熱無間斷，其惡風亦常在者也。而今此證表無大熱，而有間斷，時惡風，是

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

上云表裏

非其表不解者也。云欲飲水數升者，既是大渴，又舌上乾燥，而又心中煩，故病人以為得水數升，飲之，則當解其大渴，又解其煩，而又和其舌上乾燥者，以得快意，故欲飲水數升也。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言傷寒病，既似大陽病深劇者，又似又其熱結如在下部，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而急劇狀如壞病，不可名狀，其地位亦已在深處，是其為證，雖則不可名狀，然非他病，是熱結在裏之所致也。不足多疑也。但當就此熱結中，以求表裏俱熱之證也。若已求表裏俱熱之證，而外得此時惡風之證，內得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則是的然白虎加人參湯之證也。不復容疑惑。故云白虎加人參湯主之也。此章綜而言之。本傷寒病，其證似大陽病深劇者，熱結在上，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而渴，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柴胡桂枝乾姜湯之所主也。若熱結在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乾燥，而渴，日晡所少，有潮熱者，大

人參湯主之。

陽明病急劇者，又其熱結如在上部，

又其熱結如在下部，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而急劇狀如壞病，不可名狀，其地位亦已在深處，是其為證，雖則不可名狀，然非他病，是熱結在裏之所致也。不足多疑也。但當就此熱結中，以求表裏俱熱之證也。若已求表裏俱熱之證，而外得此時惡風之證，內得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則是的然白虎加人參湯之證也。不復容疑惑。故云白虎加人參湯主之也。此章綜而言之。本傷寒病，其證似大陽病深劇者，熱結在上，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而渴，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柴胡桂枝乾姜湯之所主也。若熱結在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乾燥，而渴，日晡所少，有潮熱者，大

柴胡湯之所主也。本傷寒病，其證似陽明病，急劇者，咽乾口苦，腹滿而喘，不惡寒，反惡熱，身重，手足皸皸，汗出，譫語者，大承氣湯之所主也。本傷寒病，其證似大陽病，深劇者，又似陽明病，急劇者，其熱結如在上部而吐之，又如在下部而下之，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而急劇，其狀如壞病，而不可名狀，又其地位已在深處，是於法為熱結在裏也。當就其眾病之不可名狀者，以審識其熱結在裏之別也。若熱結在裏之所致，而其證表裏俱熱，其表熱則有間斷，時時惡風，其裏熱則大渴，舌上乾燥，而心煩，欲飲水數升者，雖復其眾證紛出，而不可名狀，皆不足容疑惑，非復他證，是白虎加人參湯之所主也。

白虎加人參湯方

白虎湯方中加人參 二 水煮與本方同法

傷寒無大熱

是舉白虎湯證，內外之熱候，上下之部，淺深之地位，以明白虎加人參湯之所主也。前章既舉似表證仍在，而又有裏證者，而其實無表證，始及於白虎湯之地位者，以辨白虎湯之疑惑。此章遂舉白虎湯之證，內外熱候，上下之部，淺深之地位，以明白虎湯之然之地位也。云傷寒無大熱者，謂翕翕發熱也，無大熱者，其表雖有熱，熱之易者，而非復表證翕翕發熱之熱也，其熱之狀，猶如身熱之易者也。口燥渴，口中燥渴者，口中燥渴，又大渴也。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其地位已在陰陽交也。云傷寒無大熱，口燥渴者，言傷寒其表雖有熱，而但似身熱之易者，而無復表證翕翕發熱之狀，若其裏熱之狀，則其口乾燥，又且大渴，是其裏熱如熱者也。是熱結在裏之候也。又云口燥渴，心煩者，是上則有其口燥乾，又且大渴之證，下則有心煩之證，合此二者，觀之，是其熱結所在上。

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其地位已在陰陽交也。云傷寒無大熱，口燥渴者，言傷寒其表雖有熱，而但似身熱之易者，而無復表證翕翕發熱之狀，若其裏熱之狀，則其口乾燥，又且大渴，是其裏熱如熱者也。是熱結在裏之候也。又云口燥渴，心煩者，是上則有其口燥乾，又且大渴之證，下則有心煩之證，合此二者，觀之，是其熱結所在上。



下之部乃在心胸之內也。又云：心煩背微惡寒者，是前則有心煩之證，後則有微惡寒之證，是其病淺深之地位，在陰陽之交也。此三者，白虎加人參湯之證，內外之熱候，上下之部，淺深之地位也。凡為醫者，既已審辨此三者，則白虎加人參湯之地位，可得而一定，而無復疑惑者。故審得此三者，則雖云餘證雜出，而不足多疑也。此章綜而論之，傷寒無大熱，口燥又渴者，是其表已解，而裏熱已盛者也。既口燥又渴，而心煩者，是熱結在「心胸之內」者也。又心煩背微惡寒者，是其病之地位，既在「陰陽之交」也。此三者，白虎加人參湯表裏之熱候，上下之部，淺深之地位也。苟審得此三者，則腹滿而喘，或身重，或譫語，或口苦，或面垢，而口不仁，或遺尿，小便不利，或自汗出，雖云眾證雜出，如可疑惑者，皆以一定，而無顧慮，是即白虎加人參湯之所主也。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

是舉傷寒有白虎湯之證，而不可與白虎湯者，與白虎湯

之證不具，而當與白虎湯者，以弘用白虎湯之道也。傷寒不解，而至七八日以上者，是其地位已至白虎湯之地位也。然其脈浮，其證發熱，而無汗者，是其無汗者，以其表證急切之故，使之無汗也。其脈已浮，其證又發熱，如此者，雖無惡寒，而是與有惡寒者同一也。何則？脈浮發熱而無汗者，是表證急切之候也。惡寒亦是表證急切之候也。故舉無汗而惡寒也，又必以無汗言之者，以照白虎湯證之有自汗者也。其表不解者，以明其他諸證，口燥而渴，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者，是雖具白虎湯之證者，而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也。不可與白虎湯，是必云與者，權先與此湯，而觀者，雖不悉具白虎湯之證，而自汗出，無表證，權先與白虎湯，以觀其後證如何也。故云與以明其治法也。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是明也。他諸

證雖不悉，谷白虎湯證，而渴欲飲水，又無脈浮發熱，無汗，或惡寒之表證者，是即的然白虎湯之證。無疑者也。而有渴欲飲水之證，是為白虎加人參湯之證。無疑者也。故云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也。此章言傷寒不解，而至七八日，以上者，是已在白虎湯之地位者也。而其脈則浮，其證則發熱，而無汗者，即是無汗為其表證急切之候。或但惡寒，其表不解者，雖悉具白虎湯證，口燥而渴，心煩背惡寒者，雖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者，猶不可與白虎湯也。是雖悉具白虎湯證，而其表證不解者，是非白虎湯證。當與其表藥以解之，不可與白虎湯也。若傷寒七八日以上，已至白虎湯之地位，其表已解，無有脈浮發熱，無汗，及其惡寒之證，但身無大熱，口燥，或舌上乾燥，心煩，或時時惡風，或背微惡寒者，雖不悉具白虎湯證者，是其於治法，當權先與白虎湯，以觀其後證如何也。若有此諸證，雖不悉合白虎湯證，而渴欲飲水，無脈浮發熱，無汗，及惡寒之表證者，是即的然

白虎湯之證無疑者也，而渴欲飲水，是白虎加人參湯之所主也，不須疑者也。

**補**右正文四章始一章，明大陽病協熱下利，表裏不解者，合而為一病，治之者也。第二章，明傷寒熱結在裏者，獨治其裏者也。第三章，舉雖背微惡寒，而裏證劇者，亦獨治其裏者，以益明白虎之證也。終章舉雖有裏證，而其表不解者，當先治其表者，以明白虎之證，與始章表裏為一病而治者，大殊也。

大陽少陽併病，心下鞕，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

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補**是鍼家之說已。

大陽與少陽合病，是舉大陽少陽俱病，而其地位同，又有大陽大表之證，而其實

無大表證者，以明其下利與嘔異其治方者也。云大陽少陽合病者，發熱惡寒，頭痛等之證，謂之大

陽也。口苦咽乾目眩等之證，謂之少陽也。是大陽之諸證，與少陽之諸證同，其地位而病，謂之合病也。合病者，謂其病證皆同，其地位而混合也。若大陽少陽二證各異，其地位而病，謂之併病也。併病者，二陽各病也。是合病併病之別也。自下利者，是謂但有大陽少陽之證，但以大陽少陽本證而下利者，也。若有他證而下利者，是為其病證而下利也。不得云自下利也。與黃芩湯，與者，謂先與此黃芩湯，以觀其後證也。如何之辭也。何則有餘證足為下利而下利者，當審其下利以施其治方也。今大陽與少陽合病，其證悉具，而更有下利證，是大陽與少陽其病同，其地位而更下利也。是其下利大陽與少陽合病，其熱在胸中，而不能攝其下，故致此下利。而又致其外證，有此外證，故不能去者也。故其治法，不治其大表，又不治其下利，而但治其熱在胸中者，而其大表證，與其下利自治者也。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

湯主之

大陽與少陽合病者，其下利者，若有他證，而不利，則當審其病證，以他藥治之。黃芩湯不中與之，此黃芩湯之疑途也。若大陽與少陽合病者，而有其嘔者，此不待疑者也。何則大陽與少陽之合病者，其氣當上逆者也。其有嘔者，固其所也。無可疑者，故云主之也。是言大陽與少陽合病者，已是發熱惡寒，或頭痛，又口苦咽乾目眩，而無他證，但自下利者，此熱在胸中也。但治其熱，則下利及其他諸證，皆隨而治也。若更有他證，而致此下利，疑是其下利，是他證之所為也。若大陽與少陽合病者，發熱惡寒，口苦咽乾目眩，又更有其嘔，是其為大陽少陽之證無疑也。然但治其大陽與少陽合病之地位，則其嘔不可治也。故就其黃芩湯，又更加生薑半夏，以治其嘔，故云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也。

黃芩湯方

黃芩三兩 甘艸二兩 芍藥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黃芩湯方中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水煮與本方

同法

傷寒胸中有熱

是舉傷寒病之有日而表證已解內有陽虛加之胃中有邪氣者

也胸中有熱者欲嘔吐之法語也

胃中有邪氣

是腹中痛之法語也必以法語言之

者欲使學者想像其病之形狀也是傷寒病之有日表證已解其內亦大半得和而胃中獨有邪氣

之在者也其云胸中有熱者謂胸中温温悶悶是有熱之狀也而無有一處之別適指其病形所在者但舉一胸中覺其温温悶悶而已故云胸中有熱也云胃中有邪氣者胃中以和為常而今一胃中以和為體而邪氣客居其中也胃中有邪氣而腹中痛者其痛非刺痛又非漫痛其所痛之狀以拒痛而非拒痛者也欲明此腹中痛之形狀故以胃中有邪氣言之也上云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而先言胸中而次言胃中者以其病形言之也以中邪狀其狀易而似是傍證故言腹中痛欲嘔吐其病形則先胸中而後胃中也

者黃連湯主之

先云腹中而次言嘔吐以與上文相反者以明腹中痛是其主證而

欲嘔吐是其傍證也是胸中胃中之兩證者於法胃中為主證而胸中為傍證者也大抵其病有上下兩證者皆準此法而取之者也故兼舉胸中胃中之法語又舉腹中痛欲嘔吐之本證以明其

診病之法也欲嘔吐者謂胸中溫溫悶悶也此章言傷寒病之有日其表證已解而其內亦大半得和但胃中有邪氣而致胸中有熱者診其病狀胸中有熱者其形狀劇而似是主證胃中有邪氣者其形狀易而似是傍證然胸中有熱反是傍證而胃中有邪氣反是主證也其腹中之痛已非刺痛而又非漫痛其痛狀似拒痛而不可言拒痛而又其胸中溫溫悶悶欲嘔吐是內有陽虛又加之以胃中有邪氣也是當以腹中痛為主證而以欲嘔吐者為傍證而施其治法而無疑惑是然黃連湯之所主也不可疑惑其病形狀也

黃連湯方

- 黃連 三兩
- 甘草 三兩
- 乾薑 三兩
- 桂枝 三兩
- 人參 二兩
- 半夏 半升
-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二服

傷寒八九日

是舉單表證入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者淺作大柴胡湯之證淡作白

虎湯之證者與表裏雙證相搏作桂枝附子湯之證者以明其別也又以明其用藥之法也凡表證深入裏者其用藥之法必略其外而主其裏猶如柴胡加桂枝白虎加桂枝之類是也又其表裏二證併在者其用藥之法略內而主外猶如桂枝附子湯及桂枝附子去桂枝加白朮湯之類是也  
風濕相搏是法語也風謂表證也濕謂其病不在搏是未可執定者也故必以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與脈浮虛而澹以審定其風濕相搏之證也  
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雖是明風濕雙證相搏然

湯證或時有之，又白虎湯證或時有之，必得脈浮虛而瀼者，然後知是風濕相搏者也。故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者，此風濕相搏之證也。**不嘔不渴**，但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者，或有大柴胡湯之證，或有白虎湯之證，故云不嘔不渴，以明有大柴胡湯之證，又云不渴，以明有白虎湯之證也。但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者，必得脈浮虛而瀼，然後審定是桂枝附子湯風濕雙證相搏也。故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而有其嘔者，是大柴胡湯之證也。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而更有渴者，是白虎湯之證也。也。**脈浮虛而瀼者，桂枝附子湯主之。**其脈浮者，是而瀼者，裏亦有裏證也。是桂枝附子湯之所主也。桂枝附子湯，桂枝湯方中去芍藥，加桂枝，又更加附子三枚者也。桂枝湯方中去芍藥，加桂枝者，是主逐之於外，而不主和。其下故去芍藥也。更加桂枝者，是主和而達之於表，故更加桂枝也。凡用附子之法，就純陰正寒之證，則不過用附子一枚，是

附子之本治也。其用附子及二枚三枚者，非附子之本治，是其傍證也。故此章用附子三枚者，劇攻以逐之於外，故且亦此證非在其裏之極深處而成。正寒者，故無害於劇攻。是以用附子太過耳。其他附子湯之證，此純陰正寒之證也。然其於少陰病，猶未致其劇深者也。故當劇攻以達之於外，故用附子二枚也。是加**若其人大便鞭，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是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而又更大便鞭，小便自利。其脈浮虛而瀼者也。此猶為風濕相搏之證也。其診之法，先以大便鞭，小便自利者，引而合之於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之證，則此大便鞭，小便自利者，以風濕相搏之故，使其裏不和，而不疏通者也。故亦使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也。此證亦當和而疏通，以劇攻而逐之於表，故去桂枝加白朮也。去桂枝者，白朮既足以和之，故去桂枝。單用白朮也。其云大便鞭，小便自利者，是舉其裏不和而不疏

通者也故雖大便利小便不利者亦同於此法也此章言傷寒八九日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其脈浮虛而瀉者此表裏雙證併在者而名風濕相搏者也表證之風入裏而與其舊在其裏之輕寒濕相搏故使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也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又更大便秘小便自利其脈浮虛而瀉者是亦風濕相搏者而深前證一等者也桂枝附子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也若傷寒八九日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者嘔而或胸滿者是非復風濕相搏者是單表證入裏者也大柴胡湯主之若其人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渴其脈浮虛而滑者是熱結在裏白虎湯主之也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 兩四 附子 枚三 生薑 兩三 甘艸 兩二

大棗 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去桂枝加白朮湯方

桂枝附子湯方中去桂枝加白朮 兩四 水煮與

本方同法

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艸附子湯主之

也法也 此章無冒首非正文然方證相對有益於治也

甘艸附子湯方

甘艸 二兩 附子 二枚 白朮 二兩 桂枝 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

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止復煩者服五

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

傷寒脈浮滑

是舉陽熱已極而將成陰證者以明在陰陽兩證之交者也陽熱既極而至陰分地位者也凡其陽病陽證陽脈而其地位已至陰分者但此白虎湯脈浮滑之證耳故苟見此證脈則其為證雖千殊萬異而皆不足以疑之也故此章但舉其脈以明其地位也當與厥陰篇白虎湯章併見而參考之也此章但云傷寒脈浮滑者是明

陽證陽脈而其地位已至陰分者但此白虎湯之證也厥陰篇云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而不云其浮者以明此已至陰分之地位而其脈猶滑者此是非陰證是陽熱既極而至陰分之地位者也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謂猶有陽表之熱也言其陽表雖不見大熱而是陽表有熱者也裏有寒言雖不見陰分之證而已至陰分之地位也何以知其脈浮滑也故云浮者以明陽證陽脈已至陰分之地位者但此白虎湯證也滑脈是陽熱既極而已至陰分地位之脈也其義言傷寒脈浮滑者不須診其證此陽熱既極而已至陰分之地位者苟審此陽證陽脈而至此地位則其證雖云千殊萬異不足以疑之是受於大陽與少陽合病以下四章之後者以明白虎湯之證或其病在上而其證在下者或有其證在上在下者或有其證在表在裏者也但無有



大表證耳此章綜而論之、言傷寒脈浮滑者此陽證陽脈而已至陰分之地位者也其證或似大陽少陽合病下利而嘔脈浮滑者白虎湯主之也其證或腹中痛欲嘔吐其脈浮滑者白虎湯主之也其證或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而渴其脈浮滑者白虎湯主之也其證或骨節疼痛而惡風脈浮滑者白虎湯主之其證或腹滿口不仁而面垢讞語遺尿自汗出或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脈浮滑者白虎湯主之其證或咽乾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惡寒身重而渴脈浮滑者白虎湯主之也故診其脈浮滑以審其地位則其證雖云千殊萬異皆不足以疑之是白虎湯之所主也

右正文四章前二章一者明合病有下利與嘔者但治胸中也一者明傷寒解後有上下證者亦但治腹中也後二章一者明風濕相搏脈浮滑者治其表也一者明陽熱之極脈浮滑者治其裏也

右二節八章為一段也前一節始章舉大陽病誤下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以反照前二瀉心湯心下痞單裏證者也次二章舉傷寒雖似表不解而是單裏證者亦照始章雙解表裏者也終章舉有表證者以總照前二章之治法也後一節前二章舉合病棄表裏而治其上者與傷寒裏證治其下者以照前節表裏之治法也後二章舉單表者與單裏者亦照前二章之治法也一段八章悉備表裏大病篇者所以示大陽病以陽熱為本也

白虎湯方

智母 六兩

石膏 一斤

甘草 二兩

粳米 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

三服

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

補本編建中湯白虎

湯四逆湯等章唯舉脈狀而不具論證候者以有所牽聯照應而得不盡之病情故也今此章突然出之既無所照應又不具論證候不可得而知病情也

炙甘草湯方

甘草 四兩

生薑 三兩

桂枝 三兩

人參 二兩

生地黄 一斤

阿膠 二兩

麥門冬 半升

麻子仁 半升

大棗 三十枚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

去滓內膠烱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一名復脈湯

脈按之來緩而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

補前章註混于本文者也

傷寒論特解卷之五

疝瘕積聚編

大橋尚因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ハ疝積ノ疾ト諸病ニ於テ十ノ八九ニ居スルヲ發明シテ其名義ヲ正シ原因ヲ論シテ附スルニ藥方ヲ以テスマタ一家ノ言ト謂フニシ

徽瘡備考方

太田晉菴先生著

全三卷

此書ハ徽毒ノ治法ヲ詳明ニス諸家ノ純粹ヲ採摘シテ切實肝要ノ方法ノミヲ収録ス其他瘡瘍ノ灸法ヲ論説シテ外科必用ノ書トス旁ラ吐法ヲ附録シテ又生乳ノ製法ヲ詳細ニ記載ス

傷寒論特解

靜齋先生著

全六冊

此書ハ齋藤先生ノ著ス所ニ一家ノ達見アリテ他ノ傷寒論ノ註書ニ異ナリ加ルニ養老先生ノ博覽ヲ以テコレガ補註ナレバ其論註卓然タリ世ノ傷寒ヲ療スル者必讀ノ奇書ナリ

宋版傷寒論

淺野元甫先生校正

全三冊

此書旧刻ニ比スバステ文字ノ訛誤ヲ訂正シ及ヒ諸書ニ對校シテ其佳ナル者ニ隨ヒ疑似ノモノハ其舊ヲ存シテ一部ノ佳本トスルモノナリ

傷寒論正文

桃山先生校本

全一冊

此書ハ傷寒論中後入挿入スル所ノ文ヲ刪定シテ正文二百四十九章トシ古義ニ復元モノナリ

物品識名

水谷先生著

小本二冊

此書ハ水夫金石草木禽獸蟲魚等ニ至ルニテ其和名國字ヲ以テ分類シ直ニ其漢名ヲ知シテ音ニ本草家ノ用ノミナラズ或ハ其異稱別名ヲ附載シテ之ヲ又藻ノ一助トス最モ漢名出處ノ書目モ一々附記ス

物品識名拾遺

水谷先生著

小本二冊

此書ハ前編ニ遺漏スルモノヲ採録ス

